

A stylized illustration of a mountain landscape. The background is a light yellowish-green. In the foreground, there are large, dark green, brush-stroke-like shapes representing trees or foliage. A winding path or road is depicted in a reddish-brown color, with several small black figures walking or riding along it. One figure is on a bicycle. The overall style is graphic and expressive, typical of mid-20th-century Chinese book covers.

峥嵘岁月

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短篇小说集

广东人民出版社



峥嵘岁月

上海文艺出版社



峥嵘岁月

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短篇小说集

广东人民出版社

136天27/15

剪纸插图：佛山市民间艺术社邓本圻 陈希尹 陈永才
林华 郭守仁 陈田 杨国定

嵯 峨 岁 月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1973年6月第1版 1974年1月第2次印刷

印数 80,001—330,000 册

统一书号 10111·949 定价 0.57 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我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自己创作的短篇小说集。其中大部分作者是二十岁上下、初次发表作品的年轻人；是我们文学创作队伍中的一支新生力量。

全书共收十九篇作品。这些作品以较强烈的革命激情和生活实感，反映了广大知识青年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和火热的斗争生活。它是年青一代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不断茁壮成长的颂歌。

在这里，有粤北山区汹涌奔腾的激流，也有水乡儿女艰苦创业的欢乐；有珠江两岸农业学大寨高歌猛进的风姿，也有海南椰林深处年轻战士声情激越的战鼓。题材较多样，色彩也较明快，具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

目 录

“特别任务”	增城	伍铭泽 (1)
在激流里	仁化	覃召文 (17)
金凤	广州部队生产建设兵团	孔捷生 (33)
老当家	广州部队生产建设兵团	李子国 (51)
“性格问题”	英德	辛位坚 (68)
难忘的冬天	江门	何荣锐 (85)
风车的喜剧	兴宁	潘春祥 (107)
长跑线上	封开	关夕芝 (118)
“三把火”	东莞	林晓飞 (132)
女会计	广州郊区	陈 茹 (149)
野梅桥下	顺德	岑之京 (166)
欢乐的流水	潮阳	陈致和 (176)
山水迷	始兴	黄永安 (190)
杨柳之歌	四会	何海棠 (204)
石破天惊	新会 巢买邦	刘程方 (217)
新媳妇	增城	萧柱荣 (234)
“转化师傅”	广州部队生产建设兵团	应时枫 (246)
小牛和他爷爷	增城	陈素施 (257)
稻花深处	仁化	叶秉强 (273)

“特 别 任 务”

增城县派潭公社 伍铭泽



秋色满山村，十里稻谷香。我兴冲冲的，自行车蹬得飞快，直往青峰山下的青峰生产队驶去。一路上，看着这金黄色的世界，闻着醉人的稻香，心里阵阵高兴。眼前的大丰收，更增加了我完成第一个任务的信心。

事情是这样的：为了更好地总结全公社农业学大寨的经验，找出典型，推动全面，公社党委决定总结一些队的好经验，青峰生产队就是其中一个。我被派去这个队作调查总结工作，时间紧迫，至多只能在那儿呆十天。临走，公社革委

会刘主任问我：“小江，十天时间，有困难么？”我胸脯一挺，应道：“没问题！”又响亮又干脆。刘主任看我这神气，微微一笑，好一会儿才又说道：“小江，青峰山我很熟悉，他们的经验很多，也很好，这要看你能不能总结得好了。这回去，不是一个任务，而是两个……”

“两个任务？”我瞪圆着眼睛问道。奇怪，哪来另一个任务呢？

“是的，多了一个任务——特别任务。”刘主任笑着说，“那第二个任务，你到了青峰山就会知道了。”他按着我的肩头，语重心长地接下去说道：“别忘了，现在调到公社来工作，更要处处自觉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小江，你还是刚上阵哪！”

“刚上阵？”一听到这，我就暗暗笑了。尽管我调到公社来才一个月，可我下乡已经四年啦！这次到青峰山，虽是第一次，而且还是独个儿去，不过，我一点也不感到任务的艰巨。我在农村呆过四年长了。四年啦！社员们都认为：山里功夫田里活，无论粗工细作，那一样我都拿得起放得下，做有做的架势，干什么象什么。并且，我还当了一年多的生产队副队长，对农村的生产安排、计划发展，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半夜从睡梦中惊醒，也能说个八九不离十，不会乱套。有这样的底，去总结一个生产队的经验，还会难么？从山里出来，又回到山里去，真象是落叶归根，如鱼得水。我这次到青峰山去，哪里算得“刚上阵”？再说，我读了十年书，有文化，搞个材料该不会有什么困难吧？

丰收的欢乐涌上心头，醉人的稻香迎面扑来，我越想越有劲头：“好，看我三五天就把它写来给你们看，提前完成任务！”一高兴，不觉车子蹬得飞快……

二

青峰生产队在青峰山脚下，这地名我早已不生疏了，四年前就听说过它，而且人们一说到它，十个有五双都是摇头：“穷！”在我想象中的青峰山，一向是个残残破破的小山村。

一条新开的汽车路把我带进了青峰山。首先映入眼帘的几排新房屋，使我惊讶得张大着口。夕阳给雪白的墙壁抹上一层金红色，衬着翠竹绿叶，构成一幅怎么也想象不出的美景。我不由得咽了一口唾沫，怦怦心动了：嘿，青峰山竟是这个样子的呢！嘿嘿，青峰山……

队里的会计老洪把我领到晒谷场边的队部去。宽阔的晒谷场上，堆着小山似的几堆谷子。仓库已经装满了，队部的一大半空间也堆满了谷。墙上的小黑板记着惊人的日进数字。老洪一见到这些数字就乐得嘴也合不拢。应我的要求，他拨拉着算盘珠，越拨，越快，越拨，越眉开眼笑。噼噼啪啪飞快地拨拉了一番，他突然把算盘一扬，“哗啦”一声：“好家伙！光现在，亩产就有八百六十多斤，比上造还多了十多斤！”虽然他和我是初见面，可是，兴奋起来，他却把我当作多年的深交，话也就象村前的青峰河水一样，滔滔不绝：“嗨，同志，咱们这些年来真是步步高哇！文化大革命前，

一亩田一年才割五、六担谷。现在，嘿！现在一造就是八百多！”他用两个手指比划着一个八字。“一年就是千五、六百斤啦！……要是过去，我准以为打错了算盘，前档多拨了一个珠儿。真是没想到啊！”差不多四十岁的老洪，笑起来脸上象开了花一样，连硬扎扎的胡茬也跟着抖动起来。

眼前的大丰收，叫我也跟老洪一样，乐得……乐得不知该怎样形容才好。我一边往小本子上记着各种数字，一边说：“好哇！有这样的大丰收，证明你们学大寨搞得好，值得认真总结总结，看看是怎么得来的。”我嘴里说着，心里就更高兴了。

嘿，有这样的材料，三五天写好个总结，就象三个指头捏田螺，稳拿了。

老洪一听，就说：“怎么得来的？还不是连续几年苦干得来的！没歇过一口气呵！咱青峰生产队山穷水瘦，幸好有了个好带头人。这些年，多亏队长水东听毛主席的话，抓得狠，抓得好。不是他这样抓，青峰山哪会变得这么快。”

“好，水东回来，让他把自己怎样带领群众战天斗地的好思想、好作风详细说说。”我乐呵呵地说道。

谁知老洪却沉默了一下，然后摇摇头说：

“难！让他给你讲，难！”他又摇了摇头才说下去：“水东那人，叫我怎么说呢？……他可以给你说出一大堆做得不够的地方，可以不要命地带着大伙干，可是要他给你讲什么先进事迹，他就……唔，我不说啦，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听老洪这么一说，一个大问号就印在我的脑海里。

等我见到水东的时候，已是晚上八点钟了。新月高悬，晴空万里，只见一溜人马踏碎月光，挑着满满的谷箩回来了。静谧的山村顿时充满了笑语欢歌。

一个中年汉子走在最后，他个头不大，敞开怀，挑着满满的两箩谷，颤颤悠悠地走来。箩一放，他马上就放大喉咙，南腔北调地唱着《沙家浜》选段。一个小姑娘拍着手笑道：“错了！错了！水东叔唱错了！”这水东叔，就是队长了。只听他哈哈笑道：“错了？没错，没错，你听：‘……全凭着，劳动人民，一双手，画出了，锦绣江南鱼米乡……’”他突然停住，问道：“对不，小家伙？你看，这一座座小山似的谷子，不是全凭我们一双手干出来的吗？哈哈……”他发出一连串爽朗的笑声。大伙也跟着开怀大笑了。

“好！”我心里暗暗叫道，“这样的人好说话！”

我们见面了。水东就着银色的月光看着我，我也仔细看着他。两道目光一碰，他笑了，拍了拍我的胳膊，熟落地笑道：“还好，是块好料子呢！……唔，小秀才，青峰山山高路险，到我们这儿来，可不容易呵！”我一听，马上机灵地接过头：“那就得让我满载而归啦！……”我一口气把所有的想法和要求全说出来，心想，水东这么好说话，一定不会叫我失望的。

水东看看我，摇了摇头，慢腾腾地说道：“嗨，我们有啥经验，比起人家大寨，差得远呢！”——唉，他一见面就“关门”了。

我赶忙再提要求，水东只是呵呵笑着直摇头。我这才想起老洪的“预告”。完了！这真叫急惊风遇着慢郎中。看他那

架势，我想要三五天完成任务，肯定是吹了！

我用求援的眼光看着老洪。老洪却老是笑咪咪的看着我，那眼神似乎在说：“无可奉告，无可奉告。嘿嘿，我不是早就告诉过你了吗？”

我心一横：好，心急吃不得热豆腐！稳住架，慢慢来，反正有十天时间！于是我开始盘算着从哪里打开缺口。

吃过晚饭，社员们照例来和我这“山外来客”聊天。我想，这也好，趁大伙高兴，留心多问点情况，搜集材料。一聊起来，我就扯到生产上去了。真是对心对路啊！扯的全是一本一套的农业经，谈得比一炉炭还要红火。我当过副队长，管过生产，也认真钻研过科学种田的道理，和他们说起来，自然头头是道，一口学来的山里话也大有用场。老洪惊讶地说：

“噫，看你不出，对生产这样内行！好！”

“哈，我听他一口山里人的话，不敢说他是城里来的秀才呢！”一个老人这样夸赞我。

我口里谦逊：“哪里！”心里却也确实高兴。可不，本来就不赖嘛！

“怪不得，就是因为你接受再教育好，公社才把你调出去。……是该毕业了嘛！”一个中年人这样评论说。

听到人们的称赞，自然心里是高兴的。一高兴，话就多了。我告诉他们：田里的活，犁耙莪管，我全懂。“打山功”是常事，我还当了一年多的副队长……。他们之中，有人直咧着嘴赞叹：“怪不得！我说是呀，这青年，和咱农民打成一片了！”

我感到甜滋滋的。心里高兴，脸上也就容易显得忘乎所以了。我不无得意地看了一眼对面的队长水东。刚才大谈农业经时，他是最活跃的一个，这会儿，他却没有出声。一眼看去，只觉得他脸色有点特别，正用深不可测的眼光看着我。

“这是为什么？”我惊讶了。

过了一会，水东终于说话了：

“好吧，既然有十天时间，也不忙，先帮咱们割几天禾吧！”

——听得出，这句话是他想了好久才说的。

三

真没参加过这样的抢收！

两头摸黑地干了一天，腰痠骨痛，吃过晚饭，话也不愿多说，只想早睡觉。心想，任务明天再说吧，反正有十天时间。两天下来，骨架子象散了一样，那味道，就象刚下乡那阵一样。自然，“任务”也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到第三天，真连动也不愿动了。想不到离开农村才一个多月，就变成这个样子。这山村的田庄也真够吓人，全分布在山坡上，沟洼里，挑着满满的箩头谷在崎岖的山路上走，真不是滋味！我不由得为青峰山人刻苦耐劳的精神暗暗吃惊。瞧，瘦瘦削削的队长水东，是干得最猛的一个。我实在不好意思打退堂鼓呀！

“唉，比起他们，自己到底还矮一截呢！”我暗自惭愧起来。

这两三天，水东埋头干活，好象根本没我这人似的。有时候我忍不住问他，他就笑了：“嘿，慢慢来嘛。你的任务，

我知道。”问急了，他就说：“实在，也没有什么经验好说的。你自己看吧！”多一句也没有了，我不禁嘀咕道：“怪人！明明大丰收，却没话好讲！”

第三天下午，我跟他们到青峰山有名的冷水窝去抢割。冷水窝是高山中的深窝，这样的地势使窝里的田全是湖洋烂漚田，田底尽出冷泉水。我已深知在这种田里干活的滋味，一边走着，心里的三分担心不由得变成六分害怕；现在人又累，烂泥又深！……不过，迈出了步子又要往回走，就未免太不象话了。我只好下定决心，咬着牙也得顶过这一关！

谁想到，冷水窝里的禾长得这样喜人，一眼看去，金豆子似的谷子一穗一穗紧挨着、相挤着。如果村口的田亩产有八百七，它不会少过八百！我高兴起来，马上高卷裤管，小心翼翼地用扁担探着步子下田——没错，这是下湖洋田干活的标准架势。

队长看我那熟落的架势，不由得笑起来，他身边的小青年更笑得前仰后合。一个青年卷了卷裤管，“嘎”的跳到田里，稳稳当当地站着，说：“看，这田！”我不禁飞红了脸！原来，这湖洋田早改造成好田了，并不是我意料中那种烂泥漚的典型湖洋田了！那青年扬了扬手中的禾镰：“你看！”原来，冷水窝四周沿山开了排泉深沟，中间又交叉开了两条大沟。正是这些工程艰巨的深沟改变了冷水窝的面貌呵！

我的脸庞火辣辣的，老半天没出声。这会儿倒恨这湖洋田没有一个洞，可以让我钻进去。我第一次感到：我太“聪明”了！怎么没估量到这里的变化呢？

下午，带去的谷箩全装满了谷。队长要往家里挑谷。我也自告奋勇去挑，打算在路上把他的话掏出来。

百来斤的担子刚上肩还不觉重，走了一程，我才感到这崎岖的山路特别难走，累得汗流浹背，直喘粗气。偏偏前面又要翻个山坡，难呵！这会真要咬紧牙关顶硬上了。看看前头的水东，一步一步，踏踏实实的，我自己却东摇西晃。唉，不行，我还得再锻炼哪！

好不容易，上了山坡，水东没把“休息一下”几个字说完，我就担子一放，一屁股坐到树荫下，只管喘着粗气。水东关切地看看我，意味深长地笑了，扔给我一条毛巾，也没说什么，自己站在小松树旁，一手叉腰一手轻轻的搵着草帽，象尊铁塔一样，悠闲地向冷水窝看个不停。末了，他转头向我笑了笑：“累了吧？你看——”

眼前是冷水窝的全景了：窝里层层梯田翻着金黄色的稻浪，梯田的上边，直到半山腰，用人工划出了一个方格。水东指点着告诉我：那是一个花果场，那是种木薯的，那是种水果的，有桃、李、荔枝……。那边是药材，光现在就种了八、九种。几条沟底，全种上了竹子，现在已经成了茂密的竹林了……。我听着，看着，呆住了：几年来，我走过多少山路，看过多少山景，今天这冷水窝，论景色并不十分诱人，可谁想到这深山窝里竟有这样一个金黄色的稻海和富饶的花果场！我不由得从心底赞叹：“好哇！你们这真是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太好了！……”

“太好了？”水东截断我的话，摇了摇头，一字一顿地说

道：“差——得——远——呢——”

在这几个字之后，水东打开了话匣子：“这点点，就算好了？你没看到，冷水窝的田，有的田底还软，晒田还不够好，还要继续开沟排积水，才能全面提高产量。再说，这山，还大有发展余地，半山腰直到山顶，今冬明春要种上几千棵杉树，不能让它光长野草杂树呀！不单这里，其他山头，都要争取在三五年内，全部种上杉树、桉树和其他树木。那时，我们就能向国家提供更多的粮食、木材、山货了！”他眯缝着眼，又看了看冷水窝，摇着头，轻轻地说道：

“是呵，比起大寨，咱们离党的要求，还差得远呢。差——得——远——呢——”

这些天来看到的一切又出现在我眼前了。我忍不住大声说道：“不！水东叔，你们做得很好！青峰山在你们手里已经变了样！”

水东还是那样慢悠悠地说道：“这就看你怎么看了，比起以前，自然是好得多罗；可是，比起党的要求、革命的需要，比起大寨的贫下中农，咱们青峰生产队，还差得远呢！”他沉思地摇了摇头，“这也看你怎么要求自己的：是步步高呢，还是原地踏步？”他转过身来，若有所指地说道：“小江呀，咱们不能老看到以前的那点点成绩。以前是以前，以后呢？如果我们自满了，不再努力了，我们就会走下坡路。——我们是有过教训的！”说着，他挑起了谷箩。

“教训？”我正想问问，水东已经迈开大步走了，我急忙挑起担子，加快脚步跟上去。水东颤悠颤悠地走着，忽然间

回过头来问我：“怎么，轻松吧？”

“那还用问，下坡的路当然轻松！”

水东笑了：“是嘛，上坡的路，是步步登高，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当然辛苦点。下坡呢，是向下走，当然不费力气，不觉辛苦啦！”

我浑身一震，脑子里霎时浮现了这三天的种种情景：谷场、月夜、冷水窝；“差不多”和“差得远”……呵，我仿佛有点明白水东让我割禾的用意了。我疑惑地看着前头的队长，队长已经迈着坚定的山里人的脚步走远了。

“落后了！”我心里喊道。于是，大踏步赶上前去……

四

吃过晚饭，水东把手中的步枪一提，对我说：“走，咱们游游去！”嘿，到底等到了！我满高兴的，忙带上笔记本和钢笔。

不料水东的爱人三妹出来了，冲着我们的队长吼道：“还到哪儿去？老老实实给我呆着！入秋以来夜夜巡逻，是钢人铁骨也难熬哇！……把枪放下！今晚民兵们已经给我下了任务，让我看管着你，要你早点休息！”

我惊愕地看着三妹；哎，原来如此！

水东憨厚地对妻子笑了笑：“怎么，拖后腿啦？咱们不是早说定，‘要当干部掌好权，要让青峰变大寨’吗？”

“谁拖后腿啦？这些年，我不是一心支持你么？看看现在又是大丰收了，就今晚要你歇口气，也不行啦？！”